

## 序

---

阮 若 琳

《轱辘、女人和井》播出了，也编成了书，和《篱笆、女人和狗》做为上下两部出版发行了。我为之祝贺，祝贺这两部写中国农村的佳作先后问世。《篱笆、女人和狗》写了一个农村大家庭在改革开放中的解体，四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分别有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葛老汉顺应了这个大趋向，给几个儿女分了家，自己也想去追求积压在心头几十年的爱情。剧情在葛老汉举手敲枣花娘的门环时，停止了。

观众热烈地喜欢《篱笆、女人和狗》，它的几首歌曲唱遍了中国大地南南北北，但是人们没想到它还有篱笆墙的影子怎么那么长……，续集《轱辘、女人和井》播出前，人们希冀着枣花和枣花娘能在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过上幸福的生活，但人们没想到这又是一部悲剧，她们娘俩仍然没有得到幸福。

《轱辘、女人和井》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更为深沉的悲剧。枣花几经曲折和铜锁离了婚，又和小庚结合到一起，小庚爱她，不叫她干活，不叫她受累，把她关在家里，不许她和外人接触，让她享清福。他爱的那么自私，那么专横，枣花像跌落在井里，她没有自由，看不到天和地，没有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为了从这口井中挣脱出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她付出了代价，剧终

时，她和小庚分手了。枣花娘的命运就更悲惨，她抵不住来自葛老汉家里子女们的反对，抵不住村里的闲言闲语，她出走了。激流夺走了她的生命。她和葛老汉几十年的爱就这样永远，永远地埋葬了。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这一老一小依然是一场悲剧，这就是这部电视剧耐人思考的地方。我在接读这个剧本时，很不情愿接受这一严酷的结局，枣花千难万难等待的，相爱的小庚，为什么如此自私、专横、愚昧、落后？但是等我进一步深思时，不能不为作者对改革开放中农民的各种心态了解之深刻而折服，农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盖起一幢幢青砖大瓦房，房上电视天线林立，房间里彩电、冰箱、沙发、立柜，这一切都变了，变化之快令你瞠目，物质文明如此之快进入了农舍，但农民的心态呢？会变得如此之快吗？难啊！当小庚得到了枣花，他却用一种私有的，专横的男权思想支配自己的行动，他把一切物质享受给了枣花，但枣花的精神是空虚的，这他不理解，他只认为我什么都给了你，难道你还不满足？这就是悲剧之所在。葛老汉和枣花娘就更悲惨了，他们自始至终冲不出封建的篱笆栅栏，来自家庭内部的，社会上的层层重负，把枣花娘逼上死路。

《轱辘、女人和井》告诉我们：农民富裕了，但思想上、观念上、精神文明上的贫困，不是一下能充实起来的，革新还是艰巨的任务。枣花终于挣脱出这一口井了。我们希冀着枣花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也希冀着小庚能有一个思想观念上的转变，能争取到一个新的爱情境界，我想俩位作者会和我有一样的企盼。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序言，这次就算一次尝试吧！因为我喜欢这部剧。

## 为了电视剧的繁荣

---

杜 高

电视剧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戏剧形态,近十年来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创造了丰硕的艺术成果,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和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其他艺术人材。电视剧又是我们时代一种新的群众性最广泛、和社会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现代化的大众文艺形式。随着电视机在我国城乡的普及,一部电视剧观众人数之多、社会影响之广、对人们的精神感染之深刻和强烈,都是其它文艺形式不可比拟的。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电视剧已逐渐成为一种最活跃和最为群众所喜爱和关注的文艺形式。但是直到目前,电视剧创作的文字资料积累和理论研究成果却显得比较贫乏。也许正因为这门新兴的艺术发展迅猛,各方面的准备都还不够,才出现这种艺术理论落后于艺术实践的现状吧。所以,中国戏剧出版社决心出版《辘轳·女人和井》的文学剧本,并准备有计划地出版其它优秀电视剧剧本和理论批评、艺术研究的著作,我觉得这对我国电视剧艺术创作的提高和进一步繁荣,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群众是需要这样的书籍的。有许多爱好电视剧的观众,除了保存一个戏的录相带之外,还很希望读到它的文学剧本。《篱笆·女人和狗》播出后,就曾有许多观众写信向大连电视台购买剧本,电视台当然无法满足读者的这个要求,群众感到失望。有的眼光敏锐

的出版社，看到了目前出版工作的这个缺憾，积极地出版个别优秀电视剧的剧本，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譬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十六岁的花季》的剧本，少年读者们争相购买，因为他们不仅要看戏，还要阅读文学作品；最近北京的几家出版社出版了《渴望》和有关这部电视剧的评论集，也成为畅销书。人们阅读电视剧文学剧本，就象阅读莎士比亚、莫里哀、曹禺、夏衍的剧作一样，既是一种令人沉醉的艺术享受，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要求。

对于电视剧这个独立的艺术品种自身的发展来说，现在也到了需要积累艺术创造成果，总结艺术实践经验、开展艺术研究和理论批评的阶段，就象过去艺术界在戏剧、电影方面所做过的许许多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作一样，应该把这个工作提到新时期文化艺术建设的高度上来加以重视。如果不这样，我国的电视剧艺术，又怎么能培养出自己的一大批闪烁光彩的剧作家、理论家、导演艺术家来呢？

《辘轳·女人和井》是青年剧作家韩志君继《篱笆·女人和狗》之后的一部连续性的剧作。他的整个艺术构思是完成一个大主题下的三部曲。这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戏剧，又是一首时代的诗篇，具有较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概括性。它展现着农村日常生活一幅幅真实的图画，充满着丰富的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整个戏都是围绕茂源老汉这个典型的中国农民的性格变化和他周围的人们各具特色的个性描写而展开的。但是观众却能够从每一个人物的人生命运中，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奔涌，看到中国农村向着现代化的历史性变革中，每前进一步，都要同旧的势力进行怎样艰难而痛苦的斗争，历史的进步又包含着多少沉重的悲剧性的内容呢。正因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变革中现实生活的矛盾，生动的情节和深刻的社会内容完美地溶合在艺术形象的

描写中，所以这部作品受到了城乡广大观众的喜爱，在艺术创作上也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一定的深度。这部电视剧描写的虽然是东北农村一个农家变革的故事，但南方农村的观众，而且城市各阶层的观众普遍地引起了强烈共鸣，这是因为茂源老汉和他周围的人们发生的新观念与旧道德之间的激烈冲突、传统的生活方式与活跃的经济生活形成的尖锐矛盾、孤单的老人对爱情的渴望与旧的封建意识的重压、逐渐富裕的物质生活与对更高层次精神境界的追求，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激起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人们之间的竞争……这些现象和矛盾，对于变革中的我国社会具有着普遍的意义。在人物的个性刻画中，特别是对人物心理特征的把握上，表现出了我们民族的特有的心态。

高尔基曾经说：“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最近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作家尖锐地批评近些年来我国电影创作不重视民族语言的倾向：“许多影片，基本上都说的外国话。不是说人物说的词不是中国话，而是整个电影语言是外国的，其中的故事也是创作者用外国的思维方式编造的、披着中国外衣的外国故事。真正民族的东西没有得到重视。”（1991年3月10日《中国文化报》第三版）这位作家批评的这种现象，在电视剧的创作中也是常可遇见的。正因为这样，我觉得韩志君同志在文学语言上下的功夫和取得的成就尤其可贵。韩志君长期深入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农民的心理和语言，这使得他创作的电视剧在语言的运用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化的风格。广大农村观众喜欢看这两部电视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被它的语言所吸引，他们感到真实亲切和生动。阅读这个剧本是一种很大的愉快，这里充满着富于情趣和表现力的语言，它们既是生活化的，又不是粗俗的；它们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又是个性化的和含意丰富的。语言的

成功,无疑是使这部电视剧获得较高的文学性、文化品位,使整个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重要因素。

因此,这部电视剧刚刚播出便激起了评论家们的研究兴趣和评论热情,是很自然的。我读了收集在这本书里的六篇评论文章很受启发。我深深地感到,只有一部内容丰富、充满艺术魅力的作品,才能吸引评论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究和开掘,从理论的高处认识这部作品的价值。

我很为大连电视台拍摄成功这样优秀的电视剧,和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这个剧本感到高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无论是群众的文化艺术要求和电视剧艺术自身的发展,现在都需要出版这样的作品。我热诚地希望:文艺界和戏剧界的朋友们,各地电视台、电视剧创作和摄制单位、各地的戏剧演出团体的同志们,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电视剧创作和理论研究的书籍出版工作、为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剧艺术做出新的贡献。

一九九一年初春

# 目 录

---

|                |         |
|----------------|---------|
| 序 .....        | 阮若琳 (1) |
| 为了电视剧的繁荣 ..... | 杜 高 (3) |

## 电视文学剧本

|               |             |
|---------------|-------------|
| 辘轳·女人和井 ..... | 韩志君 韩志晨 (1) |
|---------------|-------------|

## 评 论

### 当代农村生活的新画卷

|                    |           |
|--------------------|-----------|
| ——观《辘轳·女人和井》 ..... | 王云绶 (365) |
|--------------------|-----------|

### 三个女人命运的启示

|                              |           |
|------------------------------|-----------|
| ——电视连续剧《辘轳·女人和井》观后感<br>..... | 钟艺兵 (375) |
|------------------------------|-----------|

### 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

|                         |           |
|-------------------------|-----------|
| ——《辘轳·女人和井》启示录<br>..... | 仲呈祥 (379) |
|-------------------------|-----------|

|              |           |
|--------------|-----------|
| 认识你自己! ..... | 彭加瑾 (387) |
|--------------|-----------|

### 物质·精神和锁

|                    |           |
|--------------------|-----------|
| ——评《辘轳·女人和井》 ..... | 于惠罗 (396) |
|--------------------|-----------|

|                    |           |
|--------------------|-----------|
| 《辘轳·女人和井》观后感 ..... | 章柏青 (403) |
|--------------------|-----------|

## 插 曲

|              |              |       |
|--------------|--------------|-------|
| 命运不是轱辘 ..... | 张 蓁词<br>徐沛东曲 | (411) |
| 不能这样活 .....  | 张 蓁词<br>徐沛东曲 | (413) |
| 那根藤缠树 .....  | 张 蓁词<br>徐沛东曲 | (415) |
| 芦苇花 .....    | 张 蓁词<br>徐沛东曲 | (417) |

|           |       |
|-----------|-------|
| 后 记 ..... | (419) |
|-----------|-------|

电视文学剧本

# 辘轳·女人和井

(根据韩志君著同名长篇小说改编)

韩志君 韩志晨 编剧



## 片 头

---

夕阳下的喜鹊河。

岸边摇晃的芦苇和波光粼粼的河面。

一叶黑色的扁舟，远远地逆水驶来。

击水的木桨。

沉重的缓缓行进的船体。

漩涡，漩涡，漩涡……

这一道又一道的漩涡，渐渐化作古老的不停旋转的石磨。

拉磨的小毛驴，走在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的磨道上。

石磨在旋转。

辘轳在摇动。

茂源老汉大弓着的脊背和他青筋隆起的手。

深深的长满青苔的老井。

从井底吊上来的盛满水的柳罐。

茂源老汉伸手提过它，停住了，扭过头来，眯起他那双苍老的眼睛，默默地望着身边不远的小院。

小院的墙头，插着一道用柳条儿编成的篱笆。

枣花呆呆地坐在篱笆墙内。花妞儿摇晃着尾巴，在她的身前身后，亲昵地兜着圈子。

枣花呢，却一动不动。

一只燕子，斜进篱笆小院，然后又倏地飞走了。

枣花仰起脸来，久久地望着那只轻捷的燕子。

燕子在飞。

夕阳颤抖着，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上，勾勒出它黑色的剪影……

## 第 一 集

---

### 一

血红的夕阳，象一个醉了酒的红脸汉子，痴呆呆地望着枣花娘的小院，望着她那幢孤零零的小屋，望着屋檐下那一串长长的红辣椒。

从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一只大白鹅嘎嘎叫着，从院子里迎出去。

胖大嫂风风火火地闯进院门：“大婶儿！大婶儿……”

枣花娘从屋内探出头，一看她那样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走出来。

“哎呀，大婶儿！”胖大嫂上气不接下气地，“你……你还不快去看看！”

“出了什么事？”枣花娘心里一沉，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颤。

“枣……枣花……”胖大嫂愈急愈说不出话来。

枣花娘登时乱了方寸：“枣花？枣花怎么了？”

胖大嫂使劲咽了口唾沫；“她……她老公公，正……正领着他们……分家呢！”

“噢……”枣花娘沉重地点点头，表情很复杂，不知是惊是忧还是喜。

“你还不快去看看!”胖大嫂近于讨好似的建议,“葛茂源那老头子本来就抠门儿,再加上大嫂子是长房媳妇,二嫂子又乖又巧又尖又滑,咱枣花,不赔等着吃亏!”

枣花娘没吭声,沉默地望着她。

“唉……”胖大嫂不无夸张地叹了口气,“也是一脚踢出个屁——赶在点儿上啦!咱枣花,怎么早不离,晚不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张罗跟铜锁离婚?!先别离呀,先将就着过呀,先等他们把家分了再说呀!你这时候张罗离婚,啥好玩意儿能分给你!”

枣花娘站在那儿,依然沉默。

胖大嫂有点不高兴了。她瞥了一眼枣花娘,沉默良久,才又慢悠悠地说:“我八成是有点多嘴多舌了吧?不过……大婶儿,你也用不着心里不高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副直腔子,外加一条热肠子,全是为你和枣花好。我可不是那种东家进西家出、喜欢扯老婆舌的人!”说罢,屁股一扭,象旋风一样冲出门去。

枣花娘心里有些慌,忙不迭地说:“哎,她嫂子,你……你这是想到哪儿去啦!你……你进屋坐会儿呗!”

“不啦,不啦!”胖大嫂一只手在屁股后头直晃。

枣花娘见她这般模样,就不再说话,脸上现出极惨淡极苦涩的一笑。

胖大嫂走出挺远,却又蓦地回过身来,高声大嗓地嚷道:“一家人,不管两家事,大婶儿,今儿个,去不去,你自个儿拿主意。不过,实话对你说,这件事要是换上我,我是非去不可!不为别的,也得为争那口气,也得去整治整治葛茂源那个抠门儿的老头子!”

## 二

茂源老汉屋。

一个油渍麻花的大枕头充满整个画面。

一双手——茂源老汉的手——微微颤抖着，轻轻抚摸着枕头，突然，他猛一用力，唰地撕开了它。登时，一迭又一迭的人民币，醒目地呈示在人们面前。

茂源老汉戚然无语地望着这堆钱。

坐在他周围的儿子、媳妇们，都叫他的这一举动和那堆钱给惊呆了。

老汉微微仰起脸来，死死地盯着墙角。墙角，有一张蜘蛛网和几串塔灰。

“爹……”金锁轻轻地唤了一声。

茂源老汉坐在那里纹丝没动。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然后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们……不是总张罗分家吗？分吧……”话没说完，就鼻子一酸，泪水扑簌簌地从眼角溢出。

儿子、媳妇和闺女们表情各异的脸——从镜头前闪过：金锁愕然，马莲焦灼，枣花悲戚，巧姑暗喜，铁锁和喜鹊却互相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儿……

香草不知所措地望着爹。

“分家？我不同意！”铜锁这时突然吼了一嗓子，“锅里没搅的，碗里没舀的，你们谁爱分谁分，反正我不分！”

他想了想，似乎还要往下说什么，茂源老汉却摇摇手，把他给拦住了。

“唉，分吧……分吧！”老汉说，两只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些钱，声音格外沉重、沙哑。“一晃儿，二三十年了。我苦巴苦业

地把你们一个个都拉扯大了。我自个呢，也熬老了。说起来，我也对得起你们娘了，对得起了啊！……这几年，在咱们村，大伙都瞎哄哄，说这个是万元户，那个是万元户。其实，真够上万元户的，也就那么几家：东院儿的小庚，村西头儿的孙大巴，再有就是苏小个子。现在，你们都亲眼见了，咱也是！”

屋内静极了，没有一点儿声响。就连花妞儿，也蹲在地上，屏住呼吸默默地望着茂源老汉。

茂源老汉的手微微颤抖着，喃喃地说：“唉，分吧……分吧！”

他在儿子、媳妇、闺女们各种各样的目光中，把钱一迭一迭地分成了六份，指点着说：“金锁、银锁、铁锁，你们哥三个，一人两千；香草年纪还小，也没成家立业，就多给八百吧。铜锁你呢，分一千；枣花这些年，挨了不少累，遭了不少罪，不易啊，也给一千……”

“爹……”枣花这时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了，呜呜地哭出声来。她边哭边颤着声说：“爹呀，咱别分了，俺跟铜锁……也不离了，就……这么过吧！俺这辈子，认……认……认了……”

茂源老汉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摇摇头，叹口气，动作麻利地下了炕，把门一推，头也不回地走了。

一家人全都愣了神儿。

过了好一会儿，坐在炕里头的金锁才醒过腔来。他一边赶紧下地穿鞋，一边冲站在门口的马莲喊道：“快去呀，快去，看看爹！”

马莲应了一声，几步跑了出去。

### 三

村街上。

茂源老汉面色冷峻地走在各色各样的篱笆小院儿中间。

花妞儿默默地跟在他的屁股后头。

胖大嫂迎面走过来。她停下脚，狐疑地望着茂源老汉。

茂源老汉仿佛根本没有发现她的存在，一直朝前走去，走去……

#### 四

马莲从院门口伸出头来，往村街上一看，不禁大惊失色。

她慌忙扭头跑回院中，正遇上从屋内跑出来的金锁、银锁、铜锁、铁锁、巧姑、枣花、香草、喜鹊、小龙和小虎。

“快，快呀！”马莲带着哭腔喊道，“爹，咱爹奔河边去啦！”

“啥？”金锁吓得脸都变了色，慌忙朝大伙儿一摆手，“快，快追！”

#### 五

一家人呼呼啦啦地从院内追出来，追上了曲曲弯弯的村街。

他们一边跑，一边喊：“爹呀！爹……”“爷爷！爷爷……”

这时正站在街边的胖大嫂，十分惊诧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

她皱起眉头想了想，忙转身，颠着她那满身的肥肉，跟上了这支惊慌失措的队伍。

他们的喊声和脚步声，惊扰了这个小村庄美丽而平静的黄昏！

突然，他们不跑了，也不喊了，都猛然停住脚，怔怔地朝前望去——

在他们的前面，在夕阳晚照里，在静静的村街上，茂源老